



智慧宝鉴

中华

大方略全书

资政奇典

兼儒墨合名法
谈天道论人事
图霸业透世情
辨察以近知远



【战国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资政奇典

(战国) 吕不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孟春纪

孟春	(1)
◇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	
本生	(2)
◇夫水之性清，土者相之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相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	
重己	(4)
◇倕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。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一苍璧小玑，有之利故也。	
贵公	(5)
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	
去私	(6)
◇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也，四时无私行也，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	

仲春纪

仲春	(8)
◇是月也，耕者少舍，乃修阖扇，寝庙必备。无作大事，以妨农功。	
贵生	(9)
◇圣人深虑天下，莫贵于生。夫耳目鼻口，生之役也。耳虽	

- 欲声，目虽欲色，鼻虽欲芬香，口虽欲滋味，害于生则止。
情欲 (11)
◇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。欲有情，情有节。圣人修节以止欲，
故不过行其情也。
- 当染 (12)
◇故古之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官事，得其经也。不
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耳目，国愈危，身愈辱，不
知要故也。
- 功名 (13)
◇善钓者，出鱼乎十仞之下，饵香也；善弋者，下鸟乎百仞之
上，弓良也；善为君者，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，德厚也。
- ## 季春纪
- 季春 (15)
◇是月也，生气方盛，阳气发泄，生者毕出，萌者尽达，不
可以内。
- 尽数 (16)
◇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动也。形气亦然，形不动则精不流，
精不流则气郁。
- 先己 (17)
◇凡事之本，必先治身，啬其大宝。用其新，弃其陈，腠理
遂通。精气日新，邪气尽去，及其天年。此之谓真人。
- 论人 (19)
◇无以害其天则知精，知精则知神，知神之谓得一。凡彼万
形，得一后成。
- 圜道 (20)
◇云气西行，云云然冬夏不辍；水泉东流，日夜不休；上不
竭，下不满；小为大，重为轻，圜道也。
- ## 孟夏纪
- 孟夏 (22)

资政奇典

◇是月也，驱兽无害五谷。无大田猎。农乃升麦。天子乃以彘尝麦，先荐寝庙。

劝学 (23)

◇故为师之务，在于胜理，在于行义。理胜义立则位尊矣，王公大人弗敢骄也，上至于天子，朝之而不慚。

尊师 (24)

◇生则谨养，谨养之道，养心为贵；死则敬祭，敬祭之术，时节为务；此所以尊师也。

诬徒 (26)

◇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，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。草木鸡狗牛马，不可谯诟遇之，谯诟遇之，则亦谯诟报人，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？

用众 (27)

◇物固莫不有长，莫不有短。人亦然。故善学者，假人之长以补其短。故假人者遂有天下。

仲夏纪

仲夏 (29)

◇是月也，无用火南方。可以居高明，可以远眺望，可以登山陵，可以处台榭。

大乐 (30)

◇凡乐，天地之和，阴阳之调也。始生人者天也，人无事焉。天使人有欲，人弗得不求。天使人有恶，人弗得不辟。

侈乐 (31)

◇人莫不以其生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。人莫不以其知知，而不知其所以知。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，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。

适音 (32)

◇夫乐有适，心亦有适。人之情，欲寿而恶夭，欲安而恶危，欲荣而恶辱，欲逸而恶劳。四欲得，四恶除，则心适矣。

古乐 (34)

◇乐所由来者尚也，必不可废。有节有侈，有正有淫矣。贤者以昌，不肖者以亡。

季夏纪

季夏 (36)

◇是月也，树木方盛，乃命虞人入山行木，无或斩伐。不可以兴土功，不可以合诸侯，不可以起兵动众。无举大事，以摇荡于气。

音律 (37)

◇黄钟之月，土事无作，慎无发盖，以固天闭地，阳气且泄。大吕之月，数将几终，岁且更起，而农民，无有所使。

音初 (38)

◇凡音者，产乎人心者也。感于心则荡乎音，音成于外而化乎内，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，察其风而知其志，观其志而知其德。

制乐 (40)

◇欲观至乐，必于至治。其治厚者其乐治厚，其治薄者其乐治薄，乱世则慢以乐矣。今室闭户牖，动天地，一室也。

明理 (41)

◇凡生非一气之化也，长非一物之任也，成非一形之功也。故众正之所积，其福无不及也；众邪之所积，其祸无不逮也。

孟秋纪

孟秋 (43)

◇是月也，农乃升谷。天子尝新，先荐寝庙。命百官始收敛，完堤防，谨壅塞，以备水潦。修宫室，增墙垣，补城郭。

荡兵 (44)

◇凡兵也者，威也；威也者，力也。民之有威力，性也。性者所受于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武者不能革，而工者不能移。

振乱 (45)

◇夫攻伐之事，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。攻无道而伐不义，则福莫大焉，黔首利莫厚焉。

禁塞 (47)

资政奇典

◇夫救守之心，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。守无道而救不义，则祸莫大焉，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。

怀宠 (48)

◇凡君子之说也，非苟辨也；士之议也，非苟语也。必中理然后说，必当义然后议。

仲秋纪

仲秋 (50)

◇是月也，易关市，来商旅，入货贿，以便民事。四方来杂，远乡皆至，则财物不匱，上无乏用，百事乃遂。

论威 (51)

◇凡兵，天下之凶器也；勇，天下之凶德也。举凶器，行凶德，犹不得已也。举凶器必杀，杀，所以生之也；行凶德必威，威，所以慑之也。

简选 (53)

◇简选精良，兵械銛利，发之则不时，纵之则不当，与恶卒无择，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。

决胜 (54)

◇夫民无常勇，亦无常怯。有气则实，实则勇；无气则虚，虚则怯。怯勇虚实，其由甚微，不可不知。勇则战，怯则北。

爱士 (55)

◇故敌得生于我，则我得死于敌；敌得死于我，则我得生于敌。夫得生于敌，与敌得生于我，岂可不察哉？此兵之精者。

季秋纪

季秋 (57)

◇是月也，申严号令。命百官贵贱，无不务入，以会天地之藏，无有宣出。

顺民 (58)

◇先王先顺民心，故功名成。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，上世多有之矣。失民心而立功名者，未之曾有也。

知士 (60)

◇夫士亦有千里，高节死义，此士之千里也。能使士待千里者，其惟贤者也。

审己 (61)

◇水出于山而走于海，水非恶山而欲海也，高下使之然也。稼生于野而藏于仓，稼非有欲也，人皆以之也。

精通 (62)

◇圣人南面而立，以爱利民为心，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踵矣，则精通平民也。夫贼害于人，人亦然。

孟冬纪

孟冬 (64)

◇是月也，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，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，以为天子取怨于下，其有若此者，行罪无赦。

节丧 (65)

◇审知生，圣人之要也；审知死，圣人之极也。知生也者，不以害生，养生之谓也；知死也者，不以害死，安死之谓也。

安死 (67)

◇人之寿，久之不过百，中寿不过六十。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，其情不必相当矣。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。

异宝 (68)

◇以和氏之璧、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，贤者必取至言矣。其知弥精，其所取弥精；其知弥粗，其所取弥粗。

异用 (69)

◇万物不同，而用之于人异也，此治乱、存亡、死生之原。故国广巨，兵强富，未必安也；尊贵高大，未必显也；在于用之。

仲冬纪

仲冬 (71)

◇是月也，日短至。阴阳争，诸生荡。君子斋戒，处必弇，身必宁，去声色，禁嗜欲，安形性，事欲静，以待阴阳之所定。

资政奇典

- 至忠 (72)
 ◇今有树于此，而欲其美也，人时灌之，则恶之，而日伐其根，则必无活树矣，夫恶闻忠言，乃自伐之精者也。
- 忠廉 (73)
 ◇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，大之则尊于富贵也，利不足以虞其意矣。虽名为诸侯，实有万乘，不足以挺其心矣。诚辱则无为乐生。
- 当务 (75)
 ◇所贵辨者，为其由所论也；所贵信者，为其遵所理也；所贵勇者，为其行义也；所贵法者，为其当务也。
- 长见 (76)
 ◇智所以相过，以其长见与短见也。今之于古也，犹古之于后世也。今之于后世，亦犹今之于古也。
- ## 季冬纪
- 季冬 (78)
 ◇是月也，命渔师始渔，天子亲往。乃尝鱼，先荐寝庙。冰方盛，水泽复，命取冰。冰已入，令告民，出五种。
- 土节 (79)
 ◇士之为人，当理不避其难，临患忘利，遗生行义，视死如归。有如此者，国君不得而友，天子不得而臣。
- 介立 (80)
 ◇以贵富有人易，以贪贱有人难。
- 诚廉 (81)
 ◇石可破也，而不可夺坚；丹可磨也，而不可夺赤。坚与赤，性之有也。性也者，所受于天也，非择取而为之也。
- 不侵 (82)
 ◇天下轻于身，而士以身为人。以身为人者，如此其重也，而人不知，以奚道相得？
- 序意 (84)
 ◇天曰顺，顺维生；地曰固，固维宁；人曰信，信维听。三者咸当，无为而行。

有始览

有始 (85)

◇ 天地有始。天微以成，地塞以形。天地合和，生之大经也。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，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。夫物合而成，离而生。

应同 (86)

◇ 子不遮乎亲，臣不遮乎君。君同则来，异则去。故君虽尊，以白为黑，臣不能听；父虽亲，以黑为白，子不能从。

去尤 (88)

◇ 世之听者，多有所尤，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。所以尤者多故，其要必因人所喜，与因人所恶。

听言 (89)

◇ 听言不可不察。不察则善不善不分。善不善不分，乱莫大焉。

谨听 (90)

◇ 主贤世治，则贤者在上；主不肖世乱，则贤者在下。

务本 (91)

◇ 故荣富非自至也，缘功伐也。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，诬也；无功伐而求荣富，诈也；诈诬之道，君子不由。

孝行览

孝行 (93)

◇ 凡为天下，治国家，必务本而后末。所谓本者，非耕耘种植之谓，务其人也。务其人，非贫而富之，寡而众之，务其本也。务本莫贵于孝。

本味 (95)

◇ 求之其本，经旬必得；求之其末，劳而无功。功名之立，由事之本也，得贤之化也。

首时 (97)

◇ 乱世之民，嘆然，未见贤者也，见贤人则往不可止。往者非其形，心之谓乎！

孟春纪

孟春

是月也，不可以称兵，称兵必有天殃。兵戎不起，不可以从我始。无变天之道，无绝地之理，无乱人之纪。

春天头一个月，太阳在营室星宿这个位置。傍晚参宿在正南方，早上尾宿在正南方。此月的太阳在甲乙这个方向。这个月值月的帝王是太皞。这月值月的神是木神句芒。这个月应时的动物是鳞介类。应这个月的音是五音中的角。应这个月的音律是十二律中的太簇。与这月相对应的数是八。与这月相对应的味道是酸味，与这月相对应的气味是膻气。这个月要举行户祭，祭祀时先进脾脏。这个月春风吹融了冻结的大地。冬眠的动物开始苏生。鱼儿从水下浮到水面，脊背顶着冰。水獭出来吃着鱼。候鸟大雁飞往北方。天子居住东向明堂左边的房子。出行时，乘坐装饰有鸾鸟的车，用黑马驾车，车上有青旂，天子穿青衣、饰青玉顺应木色。吃麦饭和羊肉。祭祀宗庙所用的祭器都是雕镂得简洁而空透。

这个月立春。立春前三天，太史告诉天子说：“某日立春，天的盛德在木。”于是天子开始斋戒。立春那天，天子亲自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到东郊迎春。迎春回宫，天子在朝廷赏赐公卿、诸侯、大夫。命令丞相广施德教、宣读禁令。施予恩惠，一直贯彻到百姓当中。贯彻执行赏赐，不许有不得当之处。天子又命令太史，奉守法典，观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。两个官吏一起值班，不可有差错，不要让日月星辰的运行度数的记载出现失误。自始至终都要这样做。

这个月，天子择选吉日向上帝祈求谷物的丰登。又选择良辰，天子亲自用车拉着农具，把它们安放在保、介、御三者之间，率领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亲自耕种籍田。天子推三下耒耜，三公推

五下，卿诸侯大夫推九下。回来，到祖庙举杯饮酒，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都应命侍酒，这次宴饮名为“劳酒”。

这个月，天上的阴气下降，地下的阳气上升，天地交合，草木萌芽生长。君王布置农业：命令主管农田的小吏住在东郊，修治田间疆界，调整水渠和田间小路，仔细观察丘、陵、阪、险、原、隰等各种地形，因地制宜种植五谷，来教导百姓，并且一定要亲自动手。已下了农业生产的命令，先要确定平准之法。这样，农民才不疑虑产物销不出去或价格太低。

这个月，命乐正率公卿之子弟入学学习乐舞。修订祭祀的典章，下令祭祀山林川泽。祭祀不能用雌兽。禁止砍伐树木，不许倾覆鸟巢，不许杀害初生的虫、兽、鸟等生物，不许捕捉小兽，不许掏取鸟卵，不许聚集大众，不许建筑城郭，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尸骨。

这个月，不可以举兵，举兵必定遭到天灾。战争的发生，不可由我们来发动。不要忤逆天道，不要破坏土地的脉理。不要扰乱人的生活规律。

这个月如果出现夏天的时令，风雨就会不合时宜，草木提前枯萎，国家有惊恐之事。如果出现秋天的时令，百姓就要遭受大瘟疫，疾风暴雨频频袭来，藜莠蓬蒿等野草遍地丛生。如果出现冬天时令，那么就会有大的水涝灾害，还会有重霜大雪，先种的庄稼就不会有收成。

本生

夫水之性清，土者招之，故不得清。人之性寿，物者招之，故不得寿。物也者，所以养性也，非所以性养也。

最初化生万物的，是天；养成万物的，是人。能顺养天所生成的万物而不违背它的，就是天子。天子的一举一动，是以保全天生的人作为要事的。这是设立官吏的来由。设置官吏就为保全生命和天性。如今当世的昏庸之君，多设官吏却反而危害了生命和天性，那就失去了设置官吏的意义了。这好像建立军队，目的是为了防备敌寇入侵，如今建立军队，不是用来防备敌寇，反而用来攻打自己，那就失去建立军队的意义了。

水的本性是清澈的，由于泥土把它搅混，所以不得清澈。人的

中
华
大
方
略
全
书

资政奇典

天性是长寿的，由于外物扰乱了他，所以不能得到应有的寿命。外物，是用来养生养性的，而不是用性来养物的。而今世上糊涂的人，大多牺牲自己的天性去追求物欲，就是不懂得轻重了。不知轻重，那就将性命看轻了，而将物看重了。这样，每有行动就无不失败。以这种认识来做国君，就是昏君；来做臣子，就是乱臣；来做儿子，就会狂放无理。以上三种情况，国内如果出现其中一种，就都无可幸免地要灭亡。

有一种声乐在这里，耳朵听了肯定惬意，但听过之后就会使人耳聋，那就一定不要去听它；有一种美色在这里，眼睛看了肯定惬意，但看过之后就会使人失明，那就一定不要去看它；有一种美味在这里，口吃了肯定惬意，但吃了以后就会使人变为哑巴，那就一定不要去吃它。所以，圣人对于声色滋味，有利于养性的就采用它；有害于养性的就要放弃它：这才是保全生命和天性的办法。世上的富贵人，对于声色滋味多是迷惑的，日夜追求它们，有幸得到就沉醉在其中，不能自禁，这样在声色滋味中，生命和天性怎能不受到伤害呢？

万人拉开弓共同射一个靶子，这个靶子没有不被射中的。万物的美好共同来损害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没有不被伤害的；万物共同来滋养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没有不长久的。所以圣人利用万物来保全身家性命和天性。而性命与天性的保全，就要精神和谐，眼睛明亮，耳朵聪颖，嗅觉敏锐，味觉灵敏，三百六十个关节就通畅、灵活。像这样的人，不用说也有信用，不用计谋，做起来也不会有差错；不经思索也能采取正确的措施；精气通于天和地、神情达于宇宙，对事物没有不承受包容的，好像天无所不覆、地无所不载一样；这样的人，在上作天子而不骄傲，在下做平民也不忧闷。这种人叫做道德完美的人。

富贵却不懂得道理，这富贵恰恰成了他的灾害，那还不如贫贱。贫贱者没有财力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都难以得到，即使想要得到过份奢侈的东西，哪能办到呢？出门就乘车，入门就坐辇，务必要靠车辇使自己安逸，这就是导致腿疾的症结所在。吃肥肉，饮醇厚的酒，想方设法用来补养身体，这是腐烂肠子的饮食。迷恋女色，喜爱郑、卫的靡靡之音，追求欢乐，这是砍斫性命的斧头。这三种隐患，都是贵富所招致而来的。所以，古人有不肯贵富的，这是由于看重生命的缘故。重重生命的人不用清高之名来向人夸耀，而是追求那保全生命和天性的实际。这种见解不可不仔细体察。

重己

倕，至巧也。人不爱倕之指，而爱己之指，有之利故也。人不爱昆山之玉、江汉之珠，而爱己一苍璧小玑，有之利故也。

倕是一个手巧的巧匠。然而人们不爱倕的手指，却爱自己的手指，因为自己的手指能为自己所用。人们不爱昆山的美玉、江汉的夜明珠，而爱属于自己的质次的玉和不圆的珠，是因为质次的玉和不圆的珠属于自己能为自己所用的缘故。如今我的生命为自己所有，因而给我带来的利益也就最大。就贵贱而论，即使封爵为天子，也不能与我的生命比；就轻重而论，即使富足得拥有天下，也不能与我的生命交换；就安危来说，一个人一旦失去生命，就永远不可能再得到。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，有道的人对生命都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。有人虽说很慎重，可是实际上反而伤害了生命，那是由于并未真正弄懂生命的真实情况的缘故。不通晓生命的真情，即使慎重又有什么用呢？就比如盲乐师爱他的儿子，却免不了用糠灌的枕头眯了孩子眼睛；如聋子养育婴儿，正在打雷却抱着孩子到堂前上窥探。这样，不通晓生命的真情比不懂得慎重更为有害。不懂得爱惜生命的人，对死生存亡无所分辨。由于分辨不清，他说对的从来不是对的；他说错的从来不是错的，把错的说成是对的，把对的说成是错的，这就是糊涂。像这样的人，天是要怪罪的。这样处理自身的事，身一定死亡、一定遭殃；以此治国，国家一定残破，一定灭亡。死亡、灾祸、残破、灭亡，不是自己跑来的，而是“糊涂”把它招致来的。长寿的得来，常常也是这样。所以有道之人，不注重考察结果怎样，却注重考察招致这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样。这结果的到来是不可禁御的。这个见解不可以不深入认识。

假如让乌获使劲牵引牛尾，牛尾拉断而力气用尽，牛还是不肯走，这是因为违背牛的习性。如果让五尺小童拉住牛鼻环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牛牵到任何地方，这是因为顺牛的天性的缘故。世上的人君和尊贵之人，不论贤还是不贤，没有不想长命百岁的，然而，他们却天天违逆长生之道，虽然想长生，要长寿怎么可能呢？凡是生命长久的，都是顺其生命的天性；让自己的生命不顺天性的，就

是情欲；圣人一定首先把情欲调节到合适的程度。

房子太大，阴凉就多了；台子越高，晒到的太阳就越多。长年不见阳光或晒得太多，腿脚都会落下毛病，这是阴阳不适中的病症。所以先王不居住在太大的房子里，不筑高台，不大吃大嚼奇味珍馐，衣服不穿得太暖。穿得太暖，脉理就不通，脉理不通就会气血不畅；珍肴吃得太多胃就太满，胃满就使肠胃大滞而倒胃口，而腹内胀满胃口不好就会气脉壅闭，想以此求长生，怎么能得到呢？黄帝说：“严禁迷惑于声色，严禁衣服穿得太暖，严禁芬香浓郁，严禁厚味，严禁宫室奢侈。”过去圣王建造苑囿园池，只要足以用来观赏和活动身体就足够了；建筑宫室台榭，只要能避开燥湿就足够了；配备车马衣服皮袄，只要能使身体安逸可以保暖就足够了；准备饭菜酒浆，只要口味合适足以饱腹就可以了。追求音乐美色，只要足以用来安定情性以自娱就足够了。这五个方面，都是圣王用来颐养天性的，不是崇尚节俭嫌恶浪费的缘故，而是为了把情性调节到适当的程度。

贵公

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

古代圣王治理天下，一定先公后私。先公，天下就太平。天下太平产生于公。试翻阅一下上古的记载，讲得天下和失天下的事情很多。得天下的原因是先公，失天下的原因是偏私。凡是立国君的本意，也出自于先公。所以《鸿范》说：“不偏私不阿党，君王之道广阔开僻；没有偏私没有不平，遵从先王的正义；没有偏爱，遵从先王治国之法；没有私怨，遵从先王治国之道。”

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的天下。阴阳和调，不只生长一类东西；甘露和及时雨，不私自滋润一物；万民的君主，不私爱一人。伯禽将要动身去鲁国，请求周公指示如何治理鲁国。周公说：“一心给百姓谋利，而不要从百姓那里得到私利。”有一个荆人遗失一张弓，不肯去寻找，他说：“荆人遗失的，还被荆人得到，又何必寻找呢？”孔子听了以后说：“在他的话中去掉那个‘荆’字就好了。”老聃听了以后说：“再去掉那个‘人’字就更好了。”所

以，老聃是最公正的。天地之大，生育民人，不认为是自己的儿子；成就万物，不为自己所私有。万物都受到天地的恩泽，得到天地的好处，而没有人知道这好处从何而来。这就是三皇五帝的道德。

管仲病重，齐桓公去探望他，问道：“仲公病得厉害了，所有的人都不回避说生死了，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掌管呢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过去我竭尽力量和智慧，还不足以了解到这样的人；如今病重，危在旦夕，我怎么能谈论这个？”齐桓公说：“这是大事，唯愿仲父告诉我。”管仲恭敬地应诺，说：“你想用谁当宰相？”齐桓公说：“鲍叔牙可以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不可。我非常了解鲍叔牙的为人，他清廉正直，看到不如自己的人，就不和他亲近；一听到别人的过错，便终身不忘。”齐桓公说：“鲍叔牙不行，那么，隰朋可以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隰朋的为人，记住上世贤人而摹仿他们，对不如自己的人就求全责备，以自己不如黄帝德行高而感到羞耻，对不如自己的人觉得可怜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，抓总纲，对一些小事不去过问，对不是自己范围的事，并不求知道什么，对人，也有看不到的地方，如果不太苛求的话，那隰朋是可用作相的。”宰相是大官。处在大官的职位上，不应吹毛求疵，不要耍小聪明。所以说：高明的匠人，不亲自用斧斤砍削，高明的厨师，不亲自摆设餐具，大勇之人，不亲自上阵厮杀，正义之师只是征伐无道之君，不伤害人民。当初，齐桓公行公道而不记私怨时，起用管仲，使自己成了五霸首领；而齐桓公徇私情阿护自己所爱，任用谄谀之人竖刀，结果死后三个月不得葬，尸体都生了虫，尸虫爬出门外。

人年少时知识浅薄，长大后智慧发展了。所以智慧用于私的人，还不如知识浅薄而用于公的人。天天喝最熏熏还想穿着整齐，利欲熏心还想出以公道，贪婪暴戾还想成就王道，就是舜也做不到的！

去私

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也，四时不私行也，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

天不是出于私利而覆盖万物，地不是出于私利而承载万物。日月不为私利而照耀，春夏秋冬不为私利而运行，它们都是按自己的本

卷之二
大方略
上

性而使万物得以成长。

黄帝说：“声乐禁止太过份，女色禁止太过度，衣饰禁止越礼，香味禁止太浓郁，滋味禁止太厚重，宫室禁止太奢侈。”

尧有十个儿子，不把君位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舜；舜有九个儿子，不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传给禹：这是大公无私的了。

晋平公向祁黄羊问道：“南阳没有邑令，谁可以担任？”祁黄羊回答说：“解狐可以。”平公说：“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祁黄羊回答说：“您问谁可作治理南阳的人选，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。”平公说：“好。”就任用解狐为南阳的邑令。国人称赞他做得对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平公又向祁黄羊说：“国家没有尉，谁可以担任？”祁黄羊回答说：“午可以。”平公说：“午不是你的儿子吗？”祁黄羊回答说：“您问谁可担任尉，没问我的儿子是谁。”平公说：“好。”又任用祁午为尉。国人称赞他做得对。孔子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说：“好呀！祁黄羊的论点好极了，举荐人材不因是仇人而埋没他，不因是儿子而避讳他。”祁黄羊可以说是公正无私了。

墨家的人中，有个钜子腹蕡，居住在秦国，他的儿子杀了人。秦惠王说：“先生年纪大了，又没有别的儿子，我已命令官吏不杀他了。先生在这件事上要听我的。”腹蕡回答说：“墨家的法规：‘杀人的处死，伤人的要受刑’，这为的是要禁止杀人、伤人。禁止杀人、伤人，是天下人公认的法则。大王虽然恩赐于我，命令官吏不要诛杀我的儿子，但是，我不能不执行墨家的家法。”腹蕡不同意秦惠王的意见，于是杀了自己的儿子。儿子，是人所私爱的，忍心杀掉所爱的儿子而执行公认的家法，墨家这位大学者可真是大公无私了。

厨师调和五味却不敢偷吃，才可以当厨师。如果厨师煮好菜肴却偷嘴吃，那他就不可以做厨师了。称王称霸的君主也是这个道理。他们讨伐暴虐之君，所得的土地，不私自占有，而把它封给天下的贤人，所以可以为王为霸；如果为王为霸的君主本应诛杀暴虐之人却徇私不杀，把所得的土地都占为私有，那么，他就不可以为王为霸了。